

无字家书写忠诚

■孙现富

爱情绝唱,而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甘愿牺牲个人幸福乃至生命的真实写照。

二

陈毅安与李志强是湖南同乡。从定亲到完婚,陈毅安与李志强经历了7年爱情长跑。因忙于革命工作,他们的婚期一拖再拖,两个人更是聚少离多,平时只能靠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我最亲爱的承赤妹:我怕听流水澎湃的怒潮声,也怕看船头晶晶似的明月,更怕听旅客中谈论青春年少的乐趣、生死离别的悲哀……我们是有阶级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得穿,但是心情非常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但最烦闷、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单独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难同你通了。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些都是陈毅安写给李志强的“情书”。信纸虽已泛黄,却记录下两位热恋中的青年相慰相勉、共同走过的青春。陈正烈曾回忆说,从恋爱到结婚直至壮烈牺牲,祖父陈毅安在戎马倥偬的短暂革命生涯中,给祖母李志强留下54封类似家书。其中既有温柔真挚的爱情蜜语,也充溢着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更是陈毅安坚定信仰、以身许党的历史见证。

在陈毅安烈士纪念馆,凝视先烈的照片,我很难将他和“骁勇战将”联系在一起。照片中的他戴着一副眼镜,斯文儒雅,俊朗清秀,更像一名教书先生。其实,陈毅安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作战勇敢,善于指挥。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经历过三湾改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屡立战功。

三

黄洋界保卫战更是让陈毅安威名远扬。

1928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远赴湖

南桂东作战,敌人趁我兵力空虚之际,纠集湘赣两省4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会剿”。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陈毅安接到急报,率两个连昼夜急行,从宁冈、永新、茶陵边界直奔黄洋界。

8月30日清晨,敌军发起猛攻。陈毅安从容指挥,沉着应战,在敌人途经的草丛中设置陷阱、插上竹钉,迟滞其前进速度。随着敌人进入伏击圈,他一声令下,步枪、鸟铳一齐射击,礮石、滚木同时倾泻,击毙击伤大批敌人。一个上午,他们打退敌人3次进攻。

战斗中,陈毅安命令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抬来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将最后一发炮弹精准射向敌军指挥所。炮声轰隆,吓得敌军魂飞魄散,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仓皇撤退。红军以辉煌战绩,保卫了井冈山大本营。

毛泽东同志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激动地为这场以弱胜强的关键胜利写下词作《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作为恋人,李志强最初舍不得陈毅安奔赴战场。1926年1月,得知陈毅安考入黄埔军校,她希望他毕业后当教员,不要上前线打仗。对此,陈毅安非常理解,但是,心怀天下、忠贞革命是陈毅安人生的崇高选择。他在信中耐心地开导李志强:“我上次同你说的,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情……假若他的爱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丈夫、谁没有兄弟,如果只唤醒别人去解放中华民族,自己不去牺牲,那怎么能成?”

“我就毅然决然把我所学的革命技能不顾一切,切实地工作起来,不达我的目的地——烈士墓不止。”

滚烫的赤诚厚重了爱情的底色,至今读来动人心弦。

四

1929年3月,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腿部受伤,秘密回到家乡养伤,其间与李

志强完婚。正是这次短暂的休养,让他们有了难得的相聚。陈毅安常给妻子讲革命道理,使李志强真正懂得,只有革命、只有共产党才能给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心结释然,信念坚定。过去的忧虑,变成了理解;当初的劝说,变成了支持。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1930年6月,陈毅安告别怀孕不久的妻子重返部队,担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当时红三军团准备攻打长沙,他被任命为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

长沙之战打得异常激烈。陈毅安率命率第一纵队打头阵:“军团信任我们,再硬的骨头也要啃!”经过数个昼夜浴血奋战,部队终于攻占长沙城。

1930年8月5日,不甘失败的敌人调集重兵展开反扑。为掩护大部队撤离,陈毅安指挥第一纵队在新河、经武门、浏阳门一线阻击敌人。8月7日拂晓,陈毅安在经武门前沿阵地观察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51年9月初,毛泽东签发首批“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陈毅安烈士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1958年,彭德怀为老战友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离开家的样子。”这句话,李志强几乎说了一辈子,也等待了一辈子。在确定陈毅安牺牲的消息后,李志强痴情一生,终身没有再嫁。她的儿子陈晃明,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工程光学专家。她为孙子起名“正烈”,让他牢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肩负起时代的担当和责任。

1983年,李志强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2023年,为了完成老人遗愿,陈正烈将父亲陈晃明和祖母李志强的骨灰带回湖南革命陵园,与祖父陈毅安烈士合葬,一家三口终于实现“生前无法相聚,天堂永远相伴”的夙愿。

缓步走出陈毅安烈士纪念馆,我的思绪依然留在那封无字家书中。当初信纸上的沉默无语,更加振聋发聩。无字的留白,留下的不仅是思念,更有跨越时空的忠诚。

红色记忆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张桂斌作

集结诗歌队伍

■胡世宗

传承长征精神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近读到华龄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的诗集《诗的长征》,让我倍感欣喜。“集结诗歌队伍,传承长征精神”,正如主编杨志学在序言中所写:“编选《诗的长征》的过程,是我的心灵再次接受洗礼的过程,也是一个虔诚的诗歌编辑者,以诗歌的队伍,向我们的红军先辈——伟大的长征队伍顶礼膜拜的过程。本书所收录的67位诗人的99首诗作,是一颗颗心的一次次跳动,是诗人心灵火花的擦燃和激情的燃烧。尽管它们篇幅长短不一,艺术风格各异,但其目标指向是一致的。”

我认真翻看了《诗的长征》,看到了当代军旅诗人的一次整队集结,也让我深情地想到1986年,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程步涛的策划和组织下,我和马合省、陈云其参加“长征笔会”,并从瑞金到延安重走长征路、进行全程采访的难忘经历。

《诗的长征》根据长征历史进程,分为告别启程、血战湘江、转战川滇黔、翻越雪山草地和胜利会师5个主要部分展开,并以序曲和尾歌作为呼应,让读者依次重走当年红军前辈的路线,领略他们的丰功伟绩。

这部诗集的作者,有亲历长征的老红军,有军旅诗歌创作的前辈,更有在军营摔打成长的一茬茬诗人。诗集中的诗作,都像葵花朝向太阳一样,对长征这一人间奇迹发出了崇敬炽热的赞歌。李瑛在《先烈》一诗中写道:“枪声已经成为历史/历史是一条永不复返的河流/河流淹不灭心头伤口的火……如今,我们/只能用锤子和钢钎铭记他们/或者用笔,或者用歌声/把他们的微笑雕成花朵……从他们碑上的/最后一个字/出发”。李瑛表达的,是广大军民继承先烈遗志的坚定决心。高洪波在《红军柳》中这样歌颂红军:“在红军柳下,我们合影/高原的风吹动我们的旗帜/还有狂跳不止的心灵/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穿过雪山,走过高原/留下一粒粒坚强的种子/让不屈的红军柳/昭示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阅读这部诗集,等于把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温习了一遍。对于漫漫征途的重要节点,诗集都有充分的描写与讴歌。程步涛写那条湘江的记忆:“任何一条江河的流水/都不如湘江的流水浓郁/任何一个地方的泥土/都不如湘江岸边的泥土深厚/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如沉默丰富/任何一种表达/都不如无语深邃//这就是湘江/一部属于战争的悲壮史诗”。叶延滨的《无名的士兵——在青杠坡烈士纪念碑前》,蕴藏着后人长征中无名的牺牲者深切的悼念:“那些士兵也许还没有娶妻生子/像一棵草/还没来得及开花吐蕊/子弹就穿透他的梦让黑夜降临/花想开,花要开/青杠坡的无名小草开了花/没有名字的烈士/没有家书的士兵/给你,也给我,留下了/一封最长的家书/请记住那些无名战士共同的生

命/发黄的信封上写着一行字——/长征:四渡赤水……”

不同的诗人通过不同的写作角度和写作风格,把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一往无前地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风貌和体现出的长征精神,展示给读者。比如,同样是写草地,陈云其《复活的草地》与曹宇翔《草地上的花儿都开了》思考的侧重点就有许多不同。陈云其写“走了很长的路我们累了/且靠着这草地我们要小憩一阵,没想过因此成为烈士”“没想过因此成为英雄”“没想过因此成为雕像”,他写得那么庄严肃穆;曹宇翔通过“草地上的花儿都开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景象,从吃剩的半截皮带写到新修的机场、省道、国道,写到自驾游、戴家乐,给人们带来诗与远方崭新的联想。

《诗的长征》是众多诗人对红军长征壮举的深情缅怀与歌颂。长征精神,值得我们永远赞美,需要我们永远传承。

硝烟深处,有人架了一座桥:桥面是门板,桥墩是民心。

——题 记

浮 桥

连续数夜,于都河绞紧呼吸
白天的田间劳作
并未催生该有的睡意
每当暮色降临
三十万双手全部忙活起来
或抬,或拎,或抱,匆匆赶往河边
他们不是在搭桥
是在拆卸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门板卸下,床板抽走
连那口备了半辈子的香樟寿木
也执意要加入应急——
那是老表们为自己预置的最后安稳
彼时,却成了
渡送一支队伍未来的方舟

八百多条木船,不是被锚定在河床
是被密集的脚步、如雨的血汗
拼着性命去锁住的
桥面吱吱呀呀,那不是木材的呻吟
是千家万户的筋骨在负重、隐忍
更是成全
洪流在底下撕扯
每一步踩下去
都踩着前赴后继积攒的温热

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的命运
要在这期间完成扭转
这不是渡河,而是一次巨大的托举
颤颤巍巍的桥面,沉默守护着
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略转移

后来人们喜欢谈论“新生”
谈论那轮喷薄而出的红日
所谓的新生
从来不是烈火中的幻象
而是这于都河上

山河作证

江水从不言语,只负责记录和搬运
它吞下过多的红
又在每一个转弯处
把那些沉下去的名字
轻轻托回水面
信仰不是被浪淘洗出的金子
是被泡烂的绑腿、溃烂的脚蹠
是在无人看见的暗流里
勒紧的一股坚韧
所以那红,不是浮光
是渗进河床的底色

雪山捧着寂静
把喧嚣连同呼吸一并封存
草地铺开陷阱
用绿色的谎言诱捕疲惫
意志不是锻打出来的铁
它没有那么响亮
它是藏进齿缝的最后一粒青稞
是冻僵的指节
死死扣住岩缝时的坚韧不屈
寒暑与日月,不过是两旁的看客
真正坚硬的,是骨头拒绝弯曲时
体内发出的
只有山河听得懂的那声脆响

大渡河收下了淬火的温度
至今水冷刺骨
腊子口记住了神勇划过的弧线
峭壁至今倾斜
湘江抱走了太多的悲壮
江水至今潜流血色
这支从泥土中站起来的队伍
其坚不可摧的背后
是用一道道脊梁
石块般填平一处处前行的沟壑

理想若是光
那也是从弹孔里挤出来的晨曦
足以在漫长的黑夜里
为后来者照亮方向

风,试图遮去硝烟
却遮不掉铁锈的气味
岁月,试图稀释嗜血
却稀释不了骨髓的咸涩
那些背负社稷前行的人
早已化作山脉的褶皱
他们不是挂在墙上的指引
也不是教科书里的参照
他们是脚下的路
是我每一次想要弯腰放弃时
脊梁里突然挺起的那股勇毅与坚强
——山河不语,但它始终明白
所有曾经的葡萄前行
均是今天腾飞的前奏
所有昔日的流血牺牲
均是当下立世筋骨的预先淬火

民心,诗意地流淌

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着侗族青年杨和钧的《怀念红军的诗歌》30页稿本,其中写有《板壁上的指南》《苦》等10首诗,记录红九军团过贵州锦屏时团结群众、侗族群众冒险救伤员的事迹,是军民一心的历史见证。

红军把主张写上墙
而那位侗族青年
把身边的触动,凝练成滚烫的诗
1934年的贵州寒冬,滴水成冰
却封不住——
向阳的民心,以诗意的姿态流淌

在众生低头求安的日子
他选择抬头仰望
借一截《苦》,咀嚼世道的艰涩
在伤员的担架旁,聚拢微弱的暖光



鱼水情深(剪纸)

张桂斌作



中华魂(中国画)

周典荣作